

三彩风·文苑

没有脾气的蔬菜

□程应峰



(资料图片)

虽然说,蔬菜有蔬菜的格调,蔬菜有蔬菜的心机,蔬菜有蔬菜的脾气:或如卷心菜,层层叠叠;或似莲藕,心眼多多;或如大蒜,合抱成团;或似辣椒,热烈火辣……但母亲一生就像没有脾气的白菜,清清白白,平平淡淡。

如果说农作物是农村的象征,那么蔬菜就是田园生活的缩影。蔬菜令人返璞归真,令人想到花香叶绿、虫吟鸟鸣。我每次回乡下老家,最爱去的就是母亲的菜园。

最是夏天,菜园里的蔬菜,各自葱茏着、葳蕤着。豆角秧、黄瓜秧爬满了架,玉米一节一节地拔高,豌豆秧被风一吹,开满了紫蓝色的小花,满院子碧翠、芬芳,将生命演绎得丰实、浪漫。

母亲菜园里的土壤肥沃,蔬菜郁郁葱葱,在夏季的风中擎起秋天丰硕的梦。一人高的围墙上爬满了扁豆的藤蔓,偶尔有几朵顽皮的牵牛花,吹着紫色的喇叭,探出墙头。园子里,一架一架的豆角,一架一架的黄瓜,一畦一畦的茄子,一垄一垄的辣椒,错落有致,更有那红薯、花生、玉米,令人目不暇接,应有尽有,教人心生感叹。

母亲的菜园是母亲的生命寄托,是母爱的翻

版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母亲常常很早就起床了,采一篮子带着露水的蔬菜回家,然后在锅碗瓢盆的奏鸣曲中备好饭菜。母亲熟悉蔬菜一如熟悉自己,那时候,母亲总是充分利用闲地,种出许多合时令的蔬菜来,或改善一大家人的生活,或送一些给左邻右舍,或卖掉一些以解燃眉之急。

站在母亲的菜园中,瞅一瞅,闻一闻,听一听,实在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享受。在这片园子里,所有鲜活的成长,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热爱。母亲呢,总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,不辞辛劳地在这方天地里侍弄着这些尘世中的植物、心中的精灵。

在我居住的城市,我每次随妻子走进菜市场,站在菜摊前,都会想起母亲的菜园,想起年迈的母亲,想起母亲在菜园里侍弄蔬菜的身影,想起母亲一生善意待人、平和为人的种种情形。我深知,母亲的菜园里种植的不仅仅是蔬菜,而是她一生不懈怠、不放弃的感情。

时至今日,母亲的菜园依然沐浴于日光、月光之中,或如翡翠如翠,像唐朝的诗,如宋时的词,意蕴丰满;或亦梦亦幻,成为常驻心中的清新风景。

鱼在水中飞

□王太生

我到外地旅行,想不到有一个陌生人请我喝酒。

春天里,有人邀我去旅行。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,他的朋友约他去外地旅行,他邀上我。他的那个朋友,其实也是受人邀约的,我们一行十人,就坐上一辆车到江南去了。

我以前并不认识朋友的朋友,更不认识那个请我喝酒的人。在接风宴上,我和请我喝酒的人谈得很开心。他喝多了,酒宴散后,他说他家在附近,就一个人独自步行回家,走得很远了,还回过头来冲我招手。我想,如果在唐朝,那时候,我大概是在船上,那个人在岸上,我们中间有一段距离,就这样挥手告别。现在想来,一个陌生人请我喝酒,这其实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能量传递。

有些事情,你根本料想不到。比如,鱼在水中飞。

在大山里的水库中,我坐在一条船上东张西望。那一个个林木葱茏的小岛,像孩子的小脑袋露出水面,它们以前是一些山顶,建水库后,山被淹了,山变成了水中的小岛。从前,一只鸟,从这座山到那座山,要在山谷里飞,现在山谷被水淹没了,就变成了鱼在水中飞。

鱼在水中飞。这条鱼,从这个岛到那个岛,从前是鸟飞行的轨迹,现在变成这条鱼在飞。所不同的是翅膀,鱼用的是鳍和尾巴——鱼在水中飞,一副笨拙的样子。

有些事情,你根本料想不到。从前我在老城住,房子拆了,我搬到了郊外。一条河被填了,在原来的河上建了房子,一个乡下人,替他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。20年后,我住的地方又要拆迁,我便搬到从前那个乡下人的村子附近。如今,那个乡下人住在我从前住的地方,我搬到他以前住的地方。一次时空转换,他变成了城里的一棵树,我变成了城外的一株植物。

金圣叹,这个古代的老文青,他在《不亦快哉》中自顾自地说,有一天,一个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在暮色中突然来访,开门一作揖,主人不像一般人那样询问客人是坐船来的还是坐驴车来的,而是急急地跑到里屋,问老婆家里还有酒吗?老婆欣然拔下头上的簪子。主人一看,岂止是一晚上的酒钱,喝三天都够了,心里那个痛快呀。

台湾女作家简媜在《浮在空中的鱼群》中说:“古来功名,无不在锣鼓声中隐隐然寂寞……等到了老,且让我沉剑埋名,独与绿杉野屋惺惺相看。如果你仍爱策马高游,倒不妨择一个日闲气清的节令,来与我对弈。”

有些事情,你根本料想不到。想到了,就不叫料想不到,就像鱼在水中飞,鱼经过的地方,从前是鸟飞过的地方,鱼飞的深度,是鸟飞的高度。

舀一瓢乡情好做汤

□高子倩

如果你问,在早上七点钟,感到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?一个洛阳人会对你说:买一碗牛肉汤,再泡一块钱的饼丝,美哩很。如果你问一个远在他乡的人,感到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?一个洛阳游子会对你说:买一碗牛肉汤,再泡一块钱的饼丝,美哩很。

是的,在洛阳人心中,牛肉汤和龙门石窟、白马寺、牡丹一样,是洛阳的标志。对普通洛阳居民来说,牛肉汤甚至比龙门石窟、白马寺更加鲜活的洛阳符号。

洛阳人喝牛肉汤有两种喝法,一种是上班族与学生的喝法,另一种是得了闲的汤客的喝法。前一种人,要么行色匆匆地赶到汤馆买了汤和饼,然后顾不得烫嘴,让热腾腾的一碗汤稀里糊涂地地下肚;要么端着一口锅,买上够一家人喝的量,再提着一塑料袋烧饼,在朦胧的天色里疾步如飞,只希望家人吃上一顿热腾腾的早餐。

相比之下,后一种人就从容多了。天刚亮,空气凉爽而清新,一路散步到去惯了汤馆,要上一碗汤和一份饼,兴致勃勃地看盛汤的师傅用奇长无比的大勺子,飞快地盛上一满碗的热汤却一滴不洒。

将碗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,撒上洁白的盐粒子,夹一筷子饼丝丢进碗里,看着饼丝一点一点浸在汤中,晨

起被迫离开床的痛苦,排队等待的焦急,在喝下一口热乎乎的汤,吃一口香喷喷的饼后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对我来说,这样惬意地喝汤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。一年前的夏天,我和全省72万余名高考学子一同走出考场,奔向了远方。从此,我的早饭桌上少了那一碗家乡的牛肉汤。

即使身在异地,洛阳人的胃也从来不曾忘却那热辣香浓的记忆。和洛阳隔着千山万水的同学,总是因为喝不到牛肉汤而在QQ群里大发牢骚,离家稍近的同学则很幸运,一有时间便提着简单的行囊坐着火车赶回洛阳,安慰一下自己可怜巴巴的胃。

一个在安徽上学的同学,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回家,她从火车站出来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找一家牛肉汤馆,丝毫不顾自己还拉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旅行箱,在同桌人吃惊的目光下,美滋滋地享用了一碗牛肉汤。外地人恐怕想破脑袋也理解不了,只有洛阳人才会竖起大拇指称赞道:这闺女,真中!

身在异乡的洛阳人,每每碰到洛阳老乡,感到很亲切,每每听到别人赞美洛阳便忍不住欣喜。其实,洛阳人哪里是贪恋那一碗牛肉汤,只是空有一瓢乡情无处挥洒,只好将其化成一碗故乡的好汤。

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
zhout9461@163.com